照顾

黄昏的余晖慢慢地爬进四合院的东屋，在红棕色的木门上留下金色的印记，屋内干净整洁，安置着一张茶色的木桌和两张圆椅，靠墙的地方是一个黑红色的绘着彩纹的柜子，柜子不大，里边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十几件衣服。再往里，就是一张饰着雕花的红棕色高脚床，表面没有一点落尘，在光照下显得格外的平滑圆润，一个铁质的便盆静静地待在床边。

一声破风箱似的咳嗽，打破了屋内的宁静。

声音来自床上躺着的干瘪瘦小的老人，老人脸上皱纹深得吓人，大大小小的老年斑爬满了她的双手，三寸金莲上虚虚地套着手织的毛线袜。

“妈，今天人有感到什么不舒服的吗？”

突然从门口走进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妇人，稀疏的银发工工整整地编成麻花辫落在脑后，虽年近耄耋，但却精神矍铄。

躺在床上的老人原本半阖的眼睛睁开，一双浑浊的眼珠紧紧盯着妇人。

对于老人的回应，妇人早已习以为常，她走到老人的身前，熟练地脱掉老人的衣服，仔仔细细地检查老人身上是否有污秽，再帮老人换上一套干净的衣裳，整理老人床上的边边角角。

“唉，我不在，你是不是又跟他们闹脾气了，真是的，都多大人了，还跟个小孩似的，赌气不吃东西啊。”妇人虽嘴上抱怨着，但是手上动作却是十足的轻柔，她将老人的头发整齐地拢到一旁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端来吃食，刚要喂老人吃，老人的眼睛就从妇人身上转到窗外，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。

“急……急啊（当地方言，译为吃）……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知道啦，会去剪下来的。”妇人一听老人的话就心领神会，忙安抚道。

透过窗外，可以看见栽种在庭院中央的昙花，夏季月色下的昙花总是美丽得醉人，妇人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栽上的，但有一双粗糙泛黄的手清晰地出现在她的记忆中，那双手会编织，会栽种，还会，在夏季昙花开放后，剪下花茎，将花和蔗糖一起熬煮，煮出一锅冒着丝丝甜味的汤。

“喝这个清凉去火，还能止咳，拿去给小孩吃……你自己也要泡着喝，不能浪费。”老人的话还印在妇人的脑海里。

妇人回过神来，继续哄着老人吃，老人这才慢慢地开始吞咽。

妇人一边喂着老人，一边叨叨絮絮地讲着那些邻里邻外的小事，伴着微黄的光亮，屋内充斥着一股平凡安详的味道……

这样的场景已是常态，每天，妇人都会抽很多时间，来照顾老人，老人年纪很大了，腿脚已经不能正常行动了，还有些大小便失禁，整个人只能瘫在床上，需要他人照顾。老人的脾气还不好，发呆时就突然开始哭，有时候憋着不吃饭，唯有在妇人在时，老人才会平静下来。

有人曾劝过妇人：“你自己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要那么辛苦地去照顾你妈，干嘛不让你那些孩子去料理啊？”

妇人一脸平静：“你都说是我妈了，我还有不照顾自己老妈的道理？再说了，我妈就乐意我照顾，自己的妈自己照顾最安心，别人照顾，哪懂得她舒坦不舒坦？”

妇人还是坚持着两头跑，一边是自己的家，一边是老人的住处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，最终，老人还是熬不住，离开了。

老人离开时，格外的安详，眼睛中最后一点神采留向窗外。

当妇人赶到时，老人已经走了，周围的人都在低低地哭泣，而妇人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，盯着老人的手出神……